

【都市随想】

养生党的“天秤之舟”

□维罗纳

去年的这个时候,主打青年读者的《新周刊》还在规劝着年轻人反思“养生党”背后的老年孤独,谁想到才一年时间,当初在知乎上关注回答“有被养生节目洗脑的家人是怎样一种体验?”问题的数十万年轻人,已经转做了豆瓣上的青年养生党。

当然,他们是以带有年龄特色的方式,比如,一边暴饮暴食,一边吃着健胃消食片;每晚都坚持夜跑,时间是在喝完酒之后;聚餐吃饭时,啤酒里泡枸杞,可乐里加党参含片;烫火锅时吃完一桌肉,来一点绿色食品:雪碧。

说完男青年的养生指南,女生的更是辣眼睛:吃辣条的时候配一杯去火的金银花茶,一边熬夜一边涂眼霜、敷面膜;冬天穿破洞裤出街,却偷偷在里面套着肉色的保暖打底裤。

这种中年人视为一边养生一边找死的做法,叫做“朋克式养生”。就像那些“看到抽烟会让人少活三年的新闻,吓得我赶紧点上一根压压惊”“熬夜看加班至深夜猝死的新闻”段子,带着黑色幽默,带着年轻人玩世不恭的味道,却在现实世界中真实上演。

此时,回看淘宝购物统计数据里,90后购买了近4成的生护发防脱产品的消费者,由此衍生出的“70后黑发还在90后已经脱发”爆文,除了逗乐,其实更多展现了年轻人的无奈:

被精心呵护长大,衣食无忧的他们,踏入职场后,却面对收入跟不上消费,闲暇总被加班占据的现实。在这些为生活奔波的日子里,追求健康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很多人常年熬夜加班工作,宅在家里不出门,作息混乱,饮食糟糕。

于是,“明天和意外,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先来”,看似随意潇洒的90后,其实精神压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。

所以,如同父母在微信圈里转发养生文章的接力,年轻人也开始了对身体健康的关注。即便他们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,有更多的信息收集和辨别能力,依然无法阻挡他们用暗黑魔幻的不靠谱方式,自以为是的地养生。甚至在他们鄙视油腻中年时,一样忍不住偷偷学习他们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做法。

今年,朴树、万晓利这些消失许久的“青春”歌手纷纷回归,带来一种中年式的青春味道。而《天秤之舟》这个万晓利的新专辑名,就可以视为眼下朋克养生的注脚:在人生的航路上,生活的船上除了理想、激情和奔忙,另一端总要装载一些让天秤平衡的东西。

万晓利的朋友如此回忆他的青年岁月:“他的性格很内向,但又人在江湖,所以很长时间就靠酒精来平衡自己和周围的环境的关系。他不喝酒的时候和人相处很迷离,酒后就会很释放也很颠狂。”

曾经,不为脱发烦恼,也没有买房压力的年轻人,用酒精来平衡理想与激情;现在,心事重重的年轻人,依然用酒精和夜晚来塑造青春,只是在愈加布满张力的人生海洋中,他们额外装进了运动、健康、养生这些当初的“老年事项”。

也许相比于单纯的挥霍身体与时间,这种加入了中老年养生味道的调和式生活,才更接近生活的本质。

【生活方式】

□沈杰群

临近婚礼的那段时间,每个遇见我的朋友、同事都会关切地问一句:“怎么样?婚礼准备好了吗?”我总是无奈地答复:“大工程筹备得差不多了,但最终完成时间,还要取决于各位淘宝店主的发货速度……”

听到这句话,大家都以为我在说笑。可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们真相只有一个——我的婚礼,真的就是淘宝下个单。

是不是听起来非常草率?

在平日里,我并不是一个网购成瘾的宅女,自己的淘宝购物车也通常保持着理性的冷清状,非遇真爱绝不剁手。

一个对网购缺乏至上崇拜的人,却甘愿把人生的重大仪式交给素昧平生的网店卖家,而且抱以无限信任。如果非要分析这种奇特的心理,我想,也许多半是出于一种对“自我”底色的偏执吧。通过那些五颜六色的有趣网店,尤其是能提供私人定制服务的店铺,我总能找到符合个性和爱好的种种可能性。“淘宝婚礼”的乐趣在于,当我向那个世界输入几条关键词后,若干种组合的结果瞬间生成,又反过来延伸了我的想象力,激发更多灵感。

列下了清单,轰轰烈烈启动“淘

【职场故事】

□魏震

职场上真正的秘密,从来不是签了保密协议的那些“商秘”,永远是关于人的。人从哪里来,人往哪里去。

有段时间,各行各业都不景气。不管老板给出的钱够不够,只要兜里的钱攒够了,心就愈发受不得委屈。据说某家公司员工股一上市,一言不合,抬腿即走,全司上下,顿失颜色。

年初的预算里,人均成本,点均成本早就给匡好了,哪有那么多的备胎可供随时上岗?招聘广告是万万打不得的。同行和客户都是明眼人:又没有新机构获准筹建,绝不是什么事业大发展,一定是打“够级”凑不齐人了。可光靠点对点的挖角,那些敞着口的活儿不等人啊。因此,及时洞察转会企图并介入干预,就变得非常重要。而这,是有迹可循的。

本文试图就此做一些分析,供业界参考。

在某司,管理干部步出办公室,不管去参会也罢,找上级汇报工作也罢,腋下是一定要夹着一个本本的,这是某司不上墙的企业文化,根深而蒂固,入脑又入髓。于总一向是这一文化的忠实践行者。直到某一天,见他没拿本儿,信步就走进了老板办公室,有些阅历的人心里不禁“咯噔”一下子。

果不其然。第二周,大家就目送于总潇潇洒洒地奔向下家了。

【心弦一动】

□根柱

家住舜城七楼,没有电梯,每天往返上下,从结婚时搬到这里,已是七年有余。房子登记在辉哥名下,别无他想,最愁买房还要办手续,全劳辉哥不嫌弃,就由她操持了。

那时每个月都要掐着手指付月供,至今辉哥还常叨念,没钱交房贷时,就给保真打个电话,他便爽快地打钱过来,他那时刚到银行上班,身材还没有发福,但亦因为做银行的缘故,我们就好意思了起来。其实,他每月的工资也不多,我们相差无几,他常说:“根柱你得省着点花。”

教我存钱说得最多的还是磊哥,直到如今,我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少不了他的影响。磊哥监理出身,买第一所房子时,帮我查看房源,仔细地看过了户型,点了头,我便付了首付。装修小房子的时候,他刚开了一家酒店,我便打车去他店里吃碗免费的西红柿鸡蛋面,有一次他居然开着

我的淘宝婚礼

宝婚礼”模式后,我果然收获了一段画风特别的婚礼筹备期。随着各项工作的全面深入,大大小小的麻烦接踵而至,连绵不绝……当然,这都是我自找的嘛。

明明在其他姑娘那儿不成问题的环节,到了我手上繁琐程度就翻倍了。比如选购喜糖和伴手礼,为了不落俗套,我耗费了不少工夫。我去淘宝上寻觅喜糖盒,几乎每一家都让你心水到不能自己。来回纠结了20家,最终荣幸入选我们婚礼的是一种富有自然野生气息的手工喜糖盒。盒子如手工羊皮纸一般,自带粗粝、复古的质感,但外侧绘制的图案是清雅细腻的绿叶。

听我描述似乎还不错?好了,于我如此完美的喜糖盒,背后意味着两个人漫长的苦役。200个喜糖盒,需要一一亲手折叠、装袋;而最天然最动人的满天星花朵,需要用胶枪一一喷胶,粘贴。

工作之余,我们两个人好些天都哈欠连连,围着大餐桌,举着一把插电的胶枪轮番作业,这需要熟练和速度——胶一凝固便得返工。工业感浓郁的场景,好几次都吓到了造访的快递小哥,他们惊呼:“这哪里是自己结婚,分明像给别人办婚礼啊!”

转会企图的显性分析



类似有违常规的言行,还包括一个素来谨言慎行的老实人猛地敞开了心胸;一张忠实记录老板坏脾气的脸上,突然浮现出恬淡而神秘的微笑,如果不是即将拿下一个大单,那就是要将这里的一切彻底放下了;再如,某人对年终奖的发放时间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,问了人事,问财务,那就是一个再确凿无疑的信号了!

其实,信号不只存在于细枝末节里,有些指征甚至可以量化。科技部门是公司里盛产包装箱的部门。装电脑的纸箱子质地结实,大小适中,用来搬家

第七楼

那辆老桑塔纳把我送回家,怎么开回去的,他说至今还是个谜。

那座仅有45平米的小房子,成了兄弟们最常相聚的地方。把酒言欢,无所不谈,竟有一个雨夜晚归,东旭的车开进了北园桥底的深潭,发动机立马报废,当时他还没有结婚,就在前天他的小儿子满月,恭喜兄弟,没能到场,怪根哥。

第二次买房,磊哥召集大家来到我的小房子,东旭、张睿、井丽丽、保真等兄弟们都在,会议的宗旨是根柱结婚买房要23万,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,不到一天款项全部凑齐,那时大家才工作不到两年,估计都掏空了家底,我说要立字据,他们说就你事多。贷款是保真全程帮我办下来的,装修是刘峰和柏松帮我操持的,想起装修时就借住在玲子家,时间真快,我们的孩子都快打酱油了。

辉哥怀木童辛苦,必须卧床保

至于伴手礼盒,婚礼请柬,我得不
停和淘宝客服沟通构想、督促进度。有时候太困了,正和客服打着字就倒头睡着了。我们的伴手礼盒,是一只长方形带锁扣的木质盒子,里面盛放着一瓶蜂蜜、一罐花茶,还有两个城市气味香薰盒“北京”“上海”,纪念我们俩曾经分隔南北的异地恋岁月。

某个客服评价:“从要求来看,好像都能想象你们共同经历了很多很美的时间。”我说,美不美,不好说,但一定是特别的。

在网店订婚纱照、草地甜品台、婚礼道具、自己的头饰、婚房的气球……大日子临近,我们天天都会收N个快递箱,去和N个客服话痨。

总体而言,“淘宝婚礼”模式,并未令我的婚礼筹备轻松半分,反倒增加了好些工作量和压力。但整个过程,的确不曾令我萌生半分遗憾和后悔。市面上那些现成的婚礼全套服务套餐固然省心,固然因被无数新人实际体验过而极富安全感。但我不希望在这场属于自己的婚礼中,在起跑线位置,我就直接钻进别人的模板里,让所有事情“被决定”“被做主”。我更愿意以我和他两个人的真实内心诉求为地图,摸索着,走向真正值得期待的婚礼那一天。

转会企图的显性分析



最合适不过。如果某月科技部的废品收入锐减,那就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了。

大数据时代,数据无处不在,缺少的只是有效的整合与分析。某天加班,在公司餐厅吃饭,看到王姐左手提着几条软中华,右手拎着一大提“牛二”,从小超市里健步走出。我深情地看着她败家的身影,心里默念: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。

由是,建议设有小卖部的公司,收银系统可与HR管理系统联网,余额接近于零的账户及时红灯预警。转会企图,尽在掌握。

胎,因耳石综合征突发,天旋地转,呕吐不止,吓得我六神无主,就给兄弟们说了一声,不到半个小时,德亮、小舜、东旭、磊哥、张磊、徐镇都闻讯而来,抬着担架将辉哥从七楼抬到一楼,查完体,又将辉哥从一楼抬到七楼,以前我总嫌七楼太高,自此以后,我只感恩这七楼的高度,它的每一层因为有兄弟们的身影而变得庄严,我给辉哥说这七楼的房子,便是木童的祖屋,卖什么都不能卖这套房子。

如今,我每天都要带着木童去幼儿园,这七层楼的距离,成了他接触世界的第一步,他已能来回上下,走到四楼的时候会说:“累了,要爸爸抱”。可知当时的叔叔们是一口气抬着你和妈妈走到了七楼。或许,我不该把父辈的恩情强加给你,我只是自豪,有这样一帮兄弟姐妹,从初中到现在,彼此的人生大事,我们都未曾缺席。